朱子詩義補正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一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國風

孔子删詩于叢細之事、淫汙之辭、備存而不削、所以使萬世之人君。因此以識治體。而深探其本也。芣莒兎罝、何關國事、然婦人皆樂勤其職業野夫皆自厲于忠良、自非聖人以至誠感人心。以王政運天理。不能有此氣象。鄭衛齊陳之姦聲汙人口耳、而具列之、使有國者見之。惕然

于便私從欲。有家不鬩。如衞宣齊襄陳靈魯桓。既己敗國隕身。滅世絶嗣。卽中君承僘。政教不修。民有桑間濮上之風。則國之滅亡無日。而自上以下。凡有人心者。皆知辨之不早。其末流遂至此極也。其所以警發昬愚。砥維世教。視陳雅頌之音而尤切矣。毛序鄭箋、必强依于時事、曲附以美刺、皆由未明此義、朱子旣疾呼以明辨之後、儒猶曲護序箋、蓋其私心、終不能無疑于淫汙之辭、何爲而與雅頌並列耳、明于此、然後

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者、正恐學者昧于備存淫詩之義。而特發其覆也。

二南

周南者、周之德化、自西而南也、召南者、召公所採南國之詩也、漢廣汝墳、獨列于周南、何也、周興于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江漢也、至于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入二詩于周南。而被化之先後。疆畧之廣輪。一一可辨矣。其餘各言其國中之事、故列之召南也、何彼穠矣、則文武以後之詩、漢初諸儒、誤編入

耳、

周南

關雎

序說之誤、朱子辨之詳矣、若去其支謬而專取所謂后妃樂得淑女、義自可通、蓋古者賓祭之事、皆后夫人供之、而衆嬪御佐之。非得淑女不足以供內職。后妃思得淑女自助以事君子。未得而求思之深如此。既得而歡愛之篤如此。所以爲女德之至盛而可用爲風敎也。朱子不主后妃自作、蓋以君子好逑、非衆嬪御所可當、但

古者文字質畧、如兎罝之野人、亦曰公侯好仇、則后妃以衆嬪御爲君子之好逑、正足以見其和敬之德、而于詞義亦無害也、以爲后妃自作、則左右流之、左右采之、比興之義愈切、而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之義、愈深遠矣、○王后以下曰夫人、曰嬪、曰婦、曰御、妻蓋進御于君、則有相配耦之義、不得以好逑爲疑

流之、方容喬于水中也、次章興旣得、始及采之言之序也、　二章

芼訓熟而薦之于左右義不相應當從傳訓擇蓋旣廣采之又擇取美者而棄其敗惡也（末章）琴瑟友之嬪御皆良宮事咸理猶絲弦之相應而無不諧也鐘鼓樂之宗廟之事與共籩豆敦鉶而得與聞禮樂之盛也（惟廟中奏九夏始備鐘鼓）

葛覃

禮經止載后夫人躬桑觀此詩則知凡百婦功無不親執所以內事治而女教章也古者夫婦之禮甚謹婦之于夫夫之于婦有不自言而使

人將命者。所以養廉恥。禁狎昵也。妻將生子、夫出居側室、使人日一問之、女子歸寧、使師氏告于君子、閨門之內、儼若嚴賓、所為起教于微眇者、其意深矣、

卷耳

小序、后妃代使臣自我、誤矣、而亦非后妃自我也、古人于其所尊所親則我之。微子曰、我其發出狂、我用沉酗于酒是也、況婦人而我其夫、于情尤近、首章言嗟我懷人、故下三章、歷。想。其。所

懷之人登陟之險巇車馬之殆煩而致其思慕也征人勞瘁永懷永傷故欲其酌酒以自遣末則如聞其吁嗟之聲而知其不免于懷傷也若謂后妃自道則于云何吁矣之義不可通云何者遥意而想像之詞也

樛木

后夫人之于衆妾常恐其上陵而思有以限隔之衆妾之于后夫人預料其妒己而思所以曲避之此恒情也樛木下逮葛藟上附纏綿固結

而不可解如此非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不能也

桃夭

既曰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人蓋婦人固有當于夫而不宜于家人者記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是也至于宜其家人則內外和而父母順所謂當于其夫者始不爲燕昵之私矣

兔罝

婦人皆式于禮則男子可知矣武人皆明于義

則士君子不待言矣。此周南于被化之詩、首桃夭、次兎罝之義也、○古者閭里門塾、冬月四十五日之教、農工商賈之子弟皆與焉、小學之幼儀。詩書之大義。無人不入耳而動于心。故賢者不擇地而出。至周公建六典、則鄉遂之民卽六軍之士、親民之吏、卽百夫千夫之長、故晉文之興、猶曰民未知禮、未安其教民未知義、未生其共、觀兎罝之詩、及春秋內外傳所載商賈隸卒之事與言、則知文王作人之盛、及有周一代之

氣象矣、

芣苢

觀桃夭、則知女教之修閨閫皆內和而家理觀芣苢、則知蠶織之隙婦人皆樂事而務藏其事至微而非禮義彰明太和翔洽四民樂業萬物熙熙之世無此氣象所以列于風始以著其爲德化之成也

漢廣

禮記、孝子舟而不游、楚辭乘氾泭以下流無舟

楫以自備泳游也方柎也泳與方非涉川之正道水之大者非舟楫不可通女之貞者非禮義不可接也

召南

鵲巢

婦人之德、惟不妒尤難、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蓋嫡之性行。素信于姪娣。故以從媵爲樂而咏歌之。首章言夫家之迎、次章言母家之送、末章言婚禮之成、即衆媵之歡欣和樂而夫人之德可想矣、

李光地曰、鵲之有巢、興夫人之有家也、鳩居而盈之、興諸娣之相從也、

方比也、始行同此百兩、既至分處三宮、皆得比方于夫人、故深以爲幸、二章

采蘩

左傳蘋蘩薀藻之菜、用之以薦、七月之詩采蘩祁祁、用之以蠶、故朱子並存之、

副編次皆被于首者、故謂之被、朱傳編髮爲之、蓋總此三者、而群儒必以被爲次、幽生支節、自相糾縛、固矣、

草蟲

既云見又云覯者始見面相覿覯則語相交事相接也

采蘋

古者賓祭必使主婦䘏事蓋夙備其物則勤而不荒涖事于廣衆之中則歛飭其儀容堅凝其德性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詩之稱季女曰有齊采蘩之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楚茨之詩曰君婦莫莫所以著婦德婦容之正而爲天下法者可謂至矣

甘棠

周官遺人職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五十里有候館、必三代之通制、而召伯巡行、草舍露宿、何也、周諮周度。必環視四境。不得盡由經涂。其巡行往來樹下、至再至三、或止宿、或久憩、或暫稅情事非一、故土人追思、詳言而嗟歎之、

伯非方伯也、若文王時。召公爲方伯。則受命稱王之說。不爲妄矣。古者五十以伯仲、詩稱召伯如春秋傳所稱荀伯欒伯原仲祭仲之類○芟

信宿也、憩休息也、稅、暫止也、至暫止之地而不能忘、所以爲思慕之深也、

行露

行露之詩、世人多引韓詩及劉向列女傳以爲申人之女、許嫁于酆、夫家不備禮而欲迎之、雖致獄訟、女終不行、誣矣哉、嬰與向胡爲而傳此乎、蓋此詩旣女子所自作、則失怙恃。且無兄弟之依可知矣。曰許嫁、則許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變。而莫爲之主。雖自歸于舅姑。不得謂非義

況其夫就而迎之乎。旣有獄訟、以召伯之明、則必開以大義、而官爲之配矣。其詩曰誰謂女無家、信如所傳、是故有室家之約也、以一禮未備、而終不肯行、則將轉而之他乎、此害義傷教、不近于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風、以爲教于閨門鄉黨邦國與、嬰向之蔽、良由未達于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辭害義、不知設詐以求偶、卽此已不足爲人夫、此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決也。以朱子之勤經、豈其未見嬰向之書、蓋嚴而斥之以

無溷後人、而群儒乃援集傳禮或未備一語、以曲證其誣辭、不亦悖乎、

摽有梅

女子之嫁也、行不辭、戒不諾、所以遠恥、至曰迨其謂之、抑甚矣、當爲求賢之詩、世亂則人材凋衰。如果實剝落。存者日稀、迨其吉兮。必吉士乃能勸相國家也。迨其今兮、恐後時也、迨其謂之、欲其相招而朋至也。

小星

記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言夫人所當之夕、若以故不得進御、則衆妾不敢當此夕也、朱子所引疑誤、

江有汜

水決而復入爲汜、岐而爲渚、江之別者爲沱、皆大水之支流、猶姪娣之附于女君也、

野有死麕

男子以非禮相誘、非大無良者、豈肯目挑心招、但倉皇奔避。而容止不戒。亦無以見其德之貞。

儀之一矣此蓋旁觀之人見此女徐徐而退未嘗動其帨未嘗驚其犬故賦其事以美之曰無感我帨作詩者代女子而自我也古樂府結我紅羅襦脫我戰時袍皆作者代女子自我晉周伯仁之父遇緱秀汲井率騎聚觀緱秀容止如常以此卜其賢可與詩義相證與女子相誘而以爲吉士何也暫時所見不過指其威儀容貌之美蓋當春正女子有懷之時而誘者美士復有易感之道乃整容以退不惡而嚴其堅貞精白眞可以比德于玉矣末章

騶虞

陳氏據射義以騶虞爲官、而歐陽氏以騶爲馬御、虞爲山虞澤虞、壹發五豝爲五豕而一取、尤爲精核、蓋葭茁獸蕃。虞之得其職也。獸雖多而不盡取。騶之得其職也。古者田獵有驅逆之車、射者中否。每聽于御者。詩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又曰、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故田事以騶爲主。而與虞並稱也。朱子謂壹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似非詩人之意、蓋中或疊雙、斷無壹發而得

五豕之理、況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若以盡物為心、則于禮為過、且與頌文王澤及草木昆蟲之意相刺謬矣。蓋豝隱于深葭之中、一豝貿矢、其群皆奔、故壹發而五豝齊見耳、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二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邶鄘至曹檜十二變風

漢唐諸儒于變風傅會時代各有主名以入于美刺朱子既明辨之而世儒猶曉嘵以至于今蓋謂一國之詩數百年之久所存必政教之尤大者閭閻叢細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即閒錄以垂戒不宜其多至于如此而不知删詩之指要即于是焉存蓋古者自公卿至于列士職以詩

獻必與草野之風謠並陳而衰世之臣孰是如大雅之舊人家父凡伯者乎若並類史克之頌魯則何關于勸懲哉孔子魯人故于魯頌不敢去其籍故淇澳緇衣而外所存者惟士大夫憂時閔己之詩然亦寥寥無幾而叢細猥鄙之辭與美剌昭然可爲法戒者同收並列且無一之或遺盡民俗之眞國政之變數百年後廢興存亡昏明之由皆于是可辨焉稽之春秋中原建國兵禍結連莫劇于陳鄭衛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詩惟三國爲

多樂記雖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以此知天惡論其音且燕女非必淫奔也、淫人不惟其君以此敗國亡身殄其民夫婦男女亦死亡危急焦然無寧歲也而淫詩之多寡實與兵禍之疏數相符則刪詩之指要居可知矣齊晉秦三國最强而兩國無淫詩齊襄以鳥獸之行大敗民俗、故絕世不祀、尤先于陳鄭、崔杼弒君陳氏竊國、皆由女禍、而其詩終于猗嗟載馳敝笱始于雞鳴秦之亡以親奄幸疾師儒而其詩始于車鄰駟鐵終于夏屋唐俗勤儉

固其所以興也然纖嗇筋力則艷于利而易動以私故其後趙盾欒書皆爲國人所附而晉卒分于三族乃桓叔武公爲之嚆矢耳國以此始亦必以終茲非其明鑑與若魏若曹若檜國小而鄰逼故君民同憂未敢淫逞而君少偷惰臣或貪愚則國非其國矣總而計之邶鄘無徵魏檜早滅衛鄭以下七國之亡徵並于所存之詩見之非聖人知周萬物而百世莫之能違其孰能與于此然則鄭之亡轉後于陳而衛之亡又

後于朱、何也、鄭之淫風。盛于下而未及其上、衛有康叔武公之遺德、雖至季世、猶多君子。國于天地。必有與立、或同始而異終、或將傾而復植、豈可以一端盡哉、故曰天命無常。一以人事驗衛。則知其終無爽忒矣。

邶風

柏舟

茹容納也鑒乃無情之物故能好醜並容入則心知是非而有羞惡群小之猖狂君恩之涼薄豈能漠然不動于心哉倚兄弟以抗其夫非禮也愬于兄弟而反見怒非情也葢謂女兄弟耳娣女弟也而女兄亦有爲媵者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是也正嫡既與君不相中則其姪娣皆君所不禮是以雖有衆寡相從者而不可依倚或

以群小之讒慝愬于君而反逢君之怒也 次章

春秋左傳秦伯之弟鍼奔晉曰鍼懼選于寡君注選數也懼數其罪也此蓋自反未嘗失言失色有可數之過也 三章

寤辟有摽寐而拊心以至驚寤也 四章

人臣之義三諫而不聽則去之此云不能奮飛婦人不當于夫之辭也 末章

燕燕

古人相愛以德愛之篤則憂之深以莊姜之賢

與戴嬀相信之久而其別也猶勉以先君之思若懼于婦道之不終者厚之至也末章

日月

莊姜賢者不獨以失愛自傷也內寵蔑正嬖子配適亂本成矣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無私照故爲下土所仰今君之昏悖若此國家之事胡能有定寧止于不我顧不我報而已乎三章言胡能有定而使我之憂思爲可忘耶卒章言胡能有定若能有定則君之答我不以禮者亦

不必復陳述之矣

凱風

一則曰母氏劬勞再則曰母氏勞苦非徒念母亦使其母念育子之艱而不忍去室也一則曰有子七人再則曰有子七人非徒自責亦使其母覺年歲已長而顧惜名義也○程子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深得文王之心朱子以爲臣之于君與子之于父母不同未有以紂之悖亂而文王見爲聖明者非凱風之比愚按子于父母

其淫昏大惡亦未有不心知其非者、七子所謂聖善通明慈惠之稱耳、女子固有通明慈惠而獨不能以志節自堅者。文姬甄后之類是也、

雄雉

此詩大旨、與北山小明相類、自詒伊阻、以忠勤而獨肩勞役也。末章有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之意、蓋當時同官必有忮害其君子之能。而求多以困之者。故歎其不知德行也。春秋傳宋樂祁言晉不可不遣使、因使祁往而見執、國策趙襞人建信君欲困其才臣葺請厚任以事參觀可得此詩之

意

匏有苦葉

此詩通篇皆比興、蓋刺汲汲于進、而不能以禮自守者、濟盈則當以濡軌爲戒、易所謂曳其輪無咎也、士如求女、則必以其時、必以其物、君如求士、則必以其禮、豈可不度淺深而冒進、不待雄鳴而先求乎、末章言雖有招舟而不可輕涉、蓋君子以道自重、必待同心一德之君、而後可以相就也、曰我友、亦比喻也、或曰、古者公卿大

夫賓興賢能士之始進非其人不自故曰卬須我友○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行氷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故曰迨氷未泮集傳誤

谷風

恩義不終則德有違矣夫婦道苦聲播族姻則音有違矣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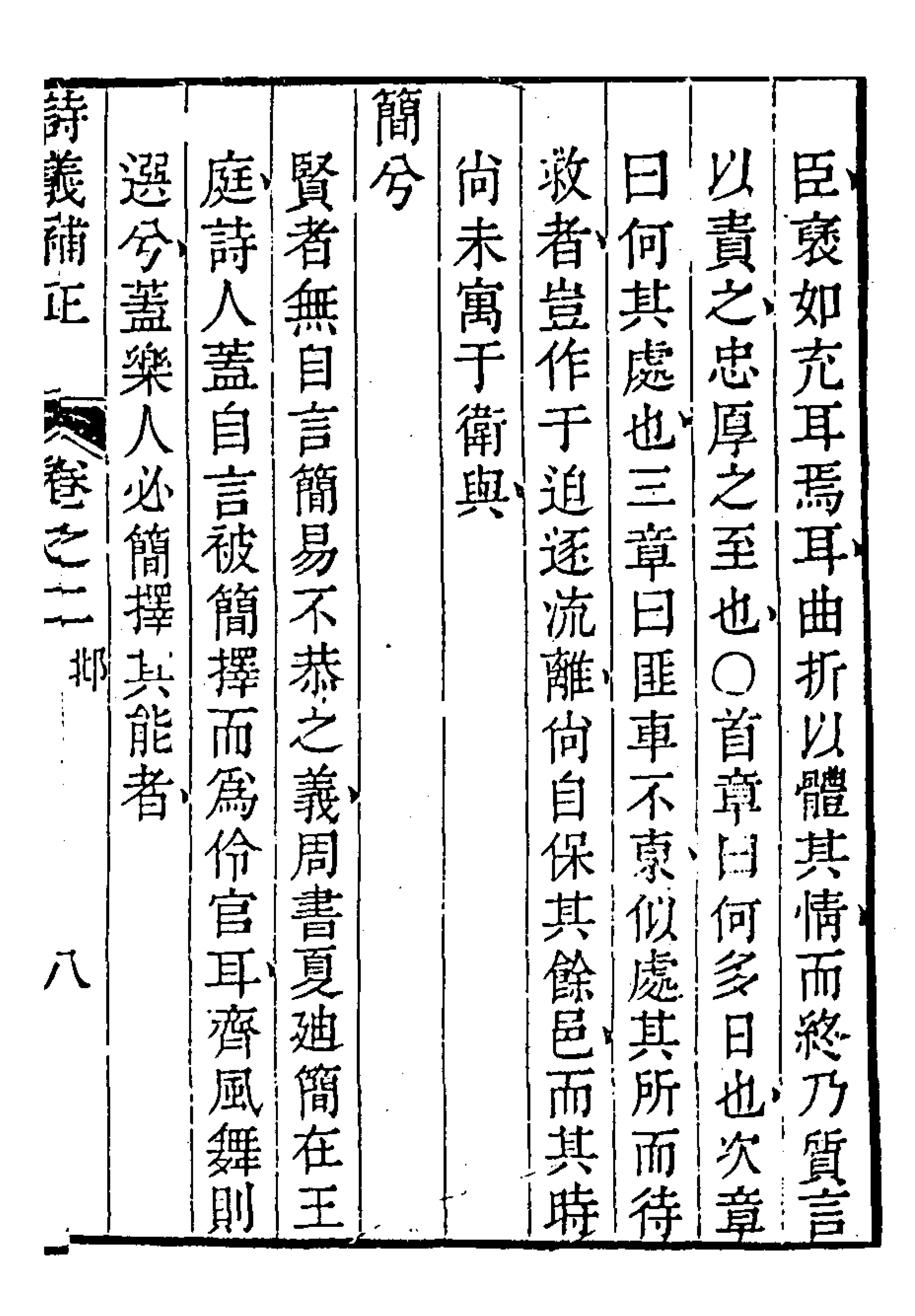
言今者詒我以勞而猶致其武怒猶不念昔者恤我之勞而招我以休息耶末章

式微

李清植曰、其始也必以失國之故、控于大邦而求定焉。故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旣而援絕志窮、淹卹在外。則惟君臣相守而已。故曰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旄丘

次章測其必有與、必有以、故三章疑其無與同心者而不能來、蓋救患分災、非一國所能獨任也、觀齊晉主盟、凡役必合諸侯可見至于終不見恤、乃知非無同心也、非有他故也、乃衛之君


臣褎如充耳焉耳曲折以體其情而終乃質言以責之忠厚之至也○首章曰何多日也次章曰何其處也三章曰匪車不東似處其所而待救者豈作于迫逐流離尚自保其餘邑而其時尚未寓于衛與

簡兮

賢者無自言簡易不恭之義周書夏廸簡在王庭詩人蓋自言被簡擇而為伶官耳齊風舞則選兮蓋樂人必簡擇其能者

新臺

昭五年春秋傳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爲鮮詩人之意蓋謂齊女本燕婉之求而此惡疾之人乃不遄死而爲此醜行也與次章不殄意同非謂病之不已也

鄘風

牆有茨

不言宮室庭階而言牆喻國毋據崇高而爲淫慝。臣民雖知其惡。無道以除之。○內外亂鳥獸行者、惟天子當舉九伐之法、非弑君篡國臣民皆得而誅之之比也、齊桓之誅哀姜以姜齊女、又桓爲方伯、得專征討、觀齊桓以前夷姜宣姜文姜之事、可見齊桓一匡天下之功、

君子偕老

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故朝祭之服曰象服首章次章言祭服之盛末章言禮見于君及見賓客之服所以深歎其不宜也臨之以先君質之以賓客重之以禮見其爲愧怍不必言矣

宗廟嚴肅族姓具瞻以鳥獸行之夫人被象服覥然展事于其間國恥莫大焉乃如之人天胡然而使播惡于我邦也帝胡然而使大亂乎人

紀也。故倒其辭而隱約其義、乃忠臣悲憤之極思也。二章

言婦人當暑袗衣、必蒙絺綌以自歛飭、檢身之嚴也、棄位而姣醜聲播揚、徒致飭于小節、可掩蓋乎、○首章斥言其不淑而莫可如何、故次章呼天而訴之、末則極歎其姿容、又以見先君逆子、皆由此誤、以致其深痛耳。末章

定之方中

春秋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此詩云騋牝三千則于季年追述其始事也凡傳所稱謹身儉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無一及焉而獨舉其夙駕桑田一事蓋人君能知小民之依則所以克己厲俗任賢修政皆有不能自已者矣周公戒成王先知稼穡之艱難蓋君心敬肆之原百政廢興之本也○記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朱子所引誤○先言樹木而後及田桑以制疆封樹主田表道作邑之始事也敗亡播遷郎頃植良材爲禮樂之器秉

心塞淵卽此可見首章

于旄

兩服兩驂止四馬而曰五之六之者或以備更代也夏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又似皆用以駕者豈古有其法而後世無傳與

載馳

許大夫止夫人之行必曰吾將爲控于大邦此許人之所思也故夫人疑之曰控于大邦果何所因何所至乎爾無我尤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也

衛風

淇澳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原始而見其學修之篤也。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要終而美其德器之純也。次章則言德容之稱其服、末章則著其動容周旋之中禮、以見其爲盛德之至也、如金如錫、言其剛柔之合德也、如圭如璧、言其方員之中度也、末章

考槃

寬、謂去離世途之廹隘也、邁義無考疑謂所以自藏也、軸所迴旋也、弗諼其樂不可忘也、弗過若將終焉。不復去而他適也。弗告、使世人不得窺尋其聲光也。

碩人

莊姜德行文章之美、無一及焉、而所矜大皆世俗之淺意、何也、此詩人之微旨也。以爲夫人德行文章之美。君縱不及知。而族姻之貴、顏容之好。服餙之盛。士女之都。有目者共睹。而君亦不。

知所以深訝莊公之狂惑而歎禍變所從生其理有不可解者也

氓

此必當時學士目見其事假棄婦自悔之辭以垂戒于後耳非其人所自作也所私者抱布之氓觀篇中乘彼垝垣送子涉淇等語則爲下戶單門之女可知安能言成文典盡風賦比興之義可歌可誦如此哉若齊之丰鄭之狡童蘀兮則淫女或能自道耳

末章曰老使我怨又口總角之宴則爲夫婦者
久矣三歲爲婦乃計其食貧之日耳靡室勞矣
謂室中之事靡不躬執其勞也五章

芄蘭

作者見童子之垂帶而爲之心悸猶蜉蝣之詩
人見時人之采采衣服而心憂也容兮遂兮不
知自懼之貌惟童子不知自懼故見者代爲之
懼也○能不我知言其能則我不知也

伯兮

賦也離憂之人感時思遠觸景增悲或雨或暘皆惻然有隱也三章

有狐

此詩訓婦人以夫遠出感物起興而憂其無裳理亦可通但古書言狐無以爲善物者其在詩則雄狐綏綏莫赤匪狐皆惡之之辭風人比物必以其類故朱子斷爲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

木瓜

此詩序以爲美齊桓公固無所據但玩其辭意

實無頗邪其諸朋友贈答之詞與

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于詩者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頽、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與周盛衰、變魯變齊、而尤易焉。黍離、兎爰、憂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刹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跡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葛憂良臣之見讒、邱中懼賢者之伏隱。覬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

乎君子于役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于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于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誣于欒氏齊魯之隱民心歸于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于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于教澤愜于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弑攘奪接

跡于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衆心之不可掠奪也子頹子帶子朝之亂國民羣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而況託國于周孔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于齊衛之君猶睠睠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于王及二三執政何也葢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一旦而奉社稷以從非上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跡然

後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苶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黍離

此詩似預憂小人釀亂而歎衆人之憒憒。故呼天而問之。謂如此之人。何故使當要津以厚其毒也。

君子于役

聘問征戍、家人未有不知其地者、曷至、謂何日而至家也、〇始猶望君子之歸。終則弟願其無飢渴而已。厚之至也。

揚之水

征戍無與室家偕行之理彼其之子謂其儕伍之居息者猶北山大夫不均之歎也蓋戍者不得代而託怨于儕伍以刺其上耳

兎爰

國是既非至于群邪項領方正戮沒則百度皆亂可憂之端不一而足所見之象無非不祥故曰逢此百罹逢此百憂逢此百凶而致此皆由上有昏德故曰尚寐無吪尚寐無覺尚寐無聰言事已至此而尚若寐者之無知也蓋不敢斥

其上而姑泛言之、世治則淸靜寧一。各安其業。若無事者。故曰尚無爲也。國將亡必多制。將平則無所創作。故曰尚無造也。世未極亂。則亂政猶未敢亟用。故曰尚無庸也。

葛藟

亦莫我聞、我之休戚、若不相關也、

采葛

序謂懼讒、亦可通、蓋人臣遠離君側、則讒間易生、故賢者偶以事出、而國人皆代爲之憂也、

大車

以此心用之于正、則唐風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也、晋有陶唐之遺、則婦人之貞信、如彼東周地洛邇鄭衛、則淫女反以誓心于所私、上之化下、下之從上。如泥在鈞。如金在鎔。信哉。末章

丘中有麻

此詩箋疏穿鑿、幾不可解、而序所謂賢人放逐、國人思之、理亦可通、蓋賢者屏處丘園、國人思之、以爲丘中有麻之地、子嗟留之、是彼留子嗟

也安得見其施施而來乎、末章則望其復來、而

有以益我也、